

小賣舖

柏林夜晚的街上，當大部分超市商店關門後，你總可以看到一些亮着燈的小店。要麼在轉角，要麼在路口，要麼在地鐵站的站台上，給入夜後的柏林帶來一些溫暖和光亮。



柏林漫言
余逾

這樣的小店叫Kiosk，也就是小賣舖的意思。我覺得它曾經的德語名字，Spätkauf，更符合它的「形象」，直譯過來叫做「深夜小店」。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為那些下班晚或者夜晚臨時需要買一些東西的人提供便利。它有一點像國內的便利店，賣雜誌、零食、飲料、香煙，以及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當然，還有每個小賣舖的必備項目——彩票。所有貨物緊緊地擠滿了店舖裏的每一個角落，過道一般都只夠一位顧客通過，這像極了「雜貨舖」的樣子。

然而，它在德國人眼裏，才不是「雜貨舖」那麼簡單。對於愛喝酒的德國人來說，它就是小酒舖。這裏會有啤酒和紅酒，有些酒比礦泉水還便宜。

黃昏時分，經常會看到剛下班的德國人，路過小賣舖買一瓶餐前的啤酒或紅酒，把公文包扔在腳邊，坐在小賣舖門口的長椅上享受一刻清閒時光。慢悠悠喝完手中的酒，再回家或者赴約晚餐。這便是德國文化裏的「路邊啤酒」，德語叫「Wegbier」，意思是路上喝的「順路啤酒」。

有一些小賣舖開到晚上八九點，目送完下班的人們逐漸

離開，老闆便收拾收拾關門了。在酒吧密集的街區，偶爾會有一些小賣舖開到凌晨。從酒吧出來的男男女女們，在小賣舖裏買酒，在長椅上繼續喝酒聊天直至天亮。

在德國，這樣的小酌文化成為了小賣舖濃重的一筆。

喜歡小賣舖的，不僅僅是大人，還有小朋友。德國小孩自己買的第一份糖果或者第一瓶可樂，很多都是在這樣的小賣舖裏買的。喜歡小賣舖的，不僅是德國人，還有遊客。因為這樣的小賣舖門口通常都會有兩個會轉圈的架子，一個放明信片，一個放冰箱貼鑰匙鏈等小紀念品。

在德國人生活中如此重要的小賣舖，經營的除了一小部分是德國人，更多的還是移民。移民來德國，能擁有一間小小的店舖，已是一件特別幸運的事情。於是移民們也倍加珍惜，辛勤打理。盡可能讓店舖的貨品豐富一點，盡可能把開門時間延長一點。

最近這些年，很多小賣舖還多了一些「附加服務」，比如幫周邊鄰居收遞包裹。一來方便了快遞員，二來也方便了不在家的鄰居們。而老闆們也很高興來送包裹的人們順手買包煙買瓶水什麼的。

每個國家都有如此的小賣舖，它們一樣，又不一樣。德國的小賣舖，讓我想起兒時家鄉的雜貨舖，又讓我見識到了德國人下班路上的「小酒舖」。



客居人語
姚船

敬佩先人造字遣詞，把漢字塑造得形、神、意兼備，令人看到字面，也會聯想到內在意蘊。

「矛盾」一詞，就是一例。上小學時，讀到有關矛盾兩字由來的小故事。古代一賣兵器者，拿起長矛吹噓，這矛無堅不摧，任何東西一戳就穿。待放下，又拎起盾牌道，這盾堅硬無比，能擋住任何刀槍劍戟。一圍觀者笑問，拿你的矛刺你的盾，如何？賣者無法自圓其說，只能尷尬收場。也許自此，矛和盾湊成了「矛盾」一詞，用來表達相互對立很難融和的事物以至情感。

矛盾不是好東西，誰都不想，可它偏偏隨處可見，幾乎成了生活的基調。現實世界不是世外桃源，哪個人、哪個家庭、哪個社會沒有矛盾？在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陰影下，各種矛盾顯得更加尖銳突出。

去年疫情開始蔓延的時候，不少地方都暫時關閉學校。多倫多也不例外，一段時間

在矛盾中穿行

改為在家上網課，令家長增加了負擔，希望能盡快恢復課堂教學。今年初開始，在做好防疫措施情況下，學生可返校學習了，但會由家長自行選擇，送孩子上學還是留在家上網課。結果許多家長又犯愁了，心裏充滿矛盾。去學校嘛，學習質量會較好，但怕孩子不幸受感染；在家上網課，雖然安全一點，又怕影響將來學業，兩難啊。

餐飲業界曾強烈要求政府放寬管制措施，允許開門營業。但在有關部門宣布允許有限度開放後，又感到矛盾。怕生意不好，萬一職工又惹上病毒怎麼辦？風險大，倒不如按兵不動，暫不復業算了。正如有的人以前抱怨禁足出不了門，感到孤單、寂寞，現在有機會出門，卻又躊躇起來，外面的空氣中是否充斥着病株毒沫？忍一忍吧。

疫情下出現的種種心態，其實都屬正常。這些心理上的矛盾，就算沒有疫情，也會從其他方面，以不同形式出現。追求平安、健康、從容快樂的生活，是人的本能。人類社會就是在克服各種大大小小的衝突和矛盾中前進的。

傳統文化觀念中，極其重要的一點是：和為貴。國際上和平，社會上和諧，家庭上和睦。和，可說是我們解決矛盾的思想基礎，尤其是化解家庭和個人碰到的問題。

認識一對中年夫婦，月前正是為兩個兒子上學的事發生齟齬。男的在家工作，希望孩子留在家上網課，可以監督輔導；女的外出上班，說兩個小的在家時常打鬧，哪能學習好？不如回教室。針尖對麥芒，兩人黑口黑面了幾天。等過了氣頭，夫妻倆平心靜氣坐下商量，不如問一問兒子。大的已上中學，想去學校；小的卻想留在家上網。結果，採納孩子意見，皆大歡喜。

家庭或人與人之間矛盾，起因往往細小，但不及時消除，其對立情緒會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造成情感或其他方面的損失可大可小，難以估算。所以，既然矛盾已成了生活附屬品，隨處可見，我們必須學會遇事放寬心扉，坦誠包容。有了矛盾，不必迴避，理性商討化解，切忌一時衝動，感情用事。在矛盾中穿行，在消除矛盾中享受快樂。

何時「開始解決」房屋問題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主管港澳事務的韓正副總理在兩會期間接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要求特區政府解決住房問題，雖然解決這個問題難度很大，但總要有「開始解決的時候」。多份報章在頭條位置大標題報道這條新聞，日前與幾個老友聊起這事，大家一致認為，中央高層領導人如此鄭重其事直指住屋問題，特區政府這回再不交功課肯定是過不了關，而「明日大嶼」不能算數。香港「深層次矛盾」講了很多年，終於要動真格，關鍵是特區政府何時「開始解決」及如何解決。

房屋問題是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核心問題之一，由來已久。筆者一位好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從潮汕到香港，與父母和兄弟姊妹一家七口擠在西環一間七十呎板間房，他說當年有瓦遮頭已屬難得。同一時期廣州以及珠三角城鎮，或者筆者的家鄉汕頭，普通市民的居住環境雖然比較簡陋，但未聞如此擠迫。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政府興建多個大型公共屋邨，很多基層市民的居住環境得到改善，不過買樓置業對不少基層家庭依然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好不容易節衣縮食儲足首期上車做業主，又要再節衣縮食捱十多年八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供完一個四五百呎單位，一旦遇上樓價大跌慘變負資產，隨時災難臨頭。回歸前港英政府推行高地價政策，回歸後不僅沒有改變甚至地價更高，公屋輪候時間不縮反增，平均超過五年半，在房屋問題上，香港仿若生存在另一個時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迄今人均居住面積僅及一河之隔的深圳，以及上海、新加坡三分之二，由於政治生態劣化，房屋問題更演變成政治問題。

回歸初期董建華「八萬五」計劃夭折之後，歷任特首對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都顯得束手無策，明明香港有大量未開發的土地，土地運用率僅及新加坡一半，但歷屆特區政府都陷入「無地建屋」的困境。香港的土地究竟去了哪兒？這個問題其實不



香港房屋高度密集。

資料圖片

難回答：一是郊野公園。全港四成土地被納入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範圍，總面積達四萬四千三百公頃，香港人均佔有郊野公園面積世界第一。二是農地，總面積約四千四百公頃，八成以上荒廢，當中不少早已成為各大地產商的囊中之物。其三是棕地，全港棕地佔地一千四百一十四公頃（未包括一百六十五公頃沒有營運的棕地。數字來自規劃署），大部分業權在私人手中。其四建丁屋，按現有規定，每間佔地七百呎的丁屋只能建三層，土地資源極大浪費。

表面上看似乎很簡單，以上四個方面的土地即使只有一兩個可以鬆動，香港何愁沒有土地可建房屋？但迄今為止，卻沒有一屆特區政府能夠在以上四個方面取得任何突破。林鄭月娥上任後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大辯論」，發動全民找地，結果卻是繞過以上四個現成的途徑，另闢蹊徑推出一個投入六千多億、最快六年後才開始填海、三十年後才有屋可住的「明日大嶼」計劃，在經歷前年「修例風波」和去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雙重打擊，一年赤字達三千億的情況下，特區政府依然要求立法會撥款研究推行「明日大嶼」計劃。

改變的時候終於到來了。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大半年、「愛國者治港」原則正在

全面部署落實之際，韓正副總理明確提出解決土地住房問題的要求，以筆者的理解，這是中央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組合拳之一，這場由中央主導的「愛國者治港」大變革，最終目的是要讓廣大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得益受惠。現在無論是要修改郊野公園條例，劃出部分邊陲地區建屋，還是在農地、棕地以及丁屋方面採取措施達至增加土地供應的目的，特區政府採取行動的時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利、更成熟。

其實官府有的是辦法，況且手握收地權力，以往也曾經動用過，只因牽涉各方巨大利益，各種關係盤根錯節，故此覓地阻力山大，實際上特區政府本身就是畸形樓市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不僅每年賣地是庫房收入的重要來源，而且透過房協、房委會和港鐵成為大發展商，而多年來反對派阻撓施政無所不用其極，有目共睹，官府於是有大條道理一年拖過一年，一屆拖過一屆。但這回不同了，中央親自出手幫特區政府清場，反對派布不成陣，再也無法在立法會阻住地球轉，特區政府名副其實行政主導，再無理由說覓地難吧。林鄭月娥本屆任期還有一年多，明年三月舉行下屆特首選舉，在此之前，特區政府必須在土地供應方面取得突破，交出功課，否則很難向中央交代。

雲端賞花



市井萬象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二〇二一年網上香港花卉展覽將於今日起至四月十九日透過專題網（www.hkflowershow.hk）登場。圖為設置於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的鬱金香花園。

香港中通社

浴場的祈禱

古希臘文明標誌之一應該就有浴場文明。我相信，當年恩格斯對其做過研究，他對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文明有過高度的概括，恩格斯說：「沒有古希臘文化及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

古希臘文明是西方現代文明的源頭，雖然它已經消逝了幾千年，但古希臘羅馬在宗教、法律、文學、戲劇、雕塑、建築、哲學等至今讓人飲水思源。我相信，恩格斯到希臘，一定會去看那能容納千人共浴的公共浴場，那是公元前二十一到十七世紀的匡世文明。那個年代應該是夏末商初，直到現在尚未有文字、實物和出土遺址能證明我們的祖先當時是如何解決洗浴的，據史料記載，中國出現公共浴池的年代應在北宋初年，似乎距讓恩格斯讚嘆的希臘文明遠了些，那應該是人類文明的起源，至今仍讓我們感到心靈的震撼和由衷的嘆服。

在古希臘文明起源最早的克里特島上，考古發掘發現了至今五千年左右的科羅索斯王宮的遺址，在這個王宮遺址中發現了人類最早的

城市供水系統，包括從引水渠到城市供水的水管網，儲存水、污水與雨水的排水設施。其中最能體現人類文明發展的是超過一千三百間房間內，發現了浴室和水沖廁所，這是人類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浴室和水沖廁所，也是世界城市水利追溯最早的源頭。

引水渠、水井、收集利用雨水的蓄水池，作為城市供水末端設置的噴泉以及公共浴池，沖水廁所，是古希臘文明的重要內容。

古希臘人為什麼那麼重視洗浴文化？至今未有明確的定論，但浴場文化實實在在地凝聚了古希臘人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

從雅典驅車向北，穿越蒼山翠嶺，綠樹城鎮，再往西北行是阿爾巴尼亞，這裏有座古希臘時期的古城——布特林特，依山傍水，恬靜悠閑，那一座座白色的古老建築不是現代房舍，而是幾千年前遺留下來的歷史印記，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石頭文化。很難想像，公元前八百年前後，這個現在看着偏僻甚至有些冷清的小城，從前是何等繁榮興旺？可惜沒能留

下一張「清明上河圖」來佐證，但它卻留下了一片「石頭圖」、「石頭城」。布特林特遺留下古羅馬時代的三處公共浴室，最大的一處公共浴室，四面用白條石砌起，呈長方形；觀其留下的柱礎，很可能是一處室內浴池。每隔十米左右就有一個粗大的灰石羅馬柱，有的柱礎上還刻有花紋和圖案。那座浴池砌得中規中矩，像一個標準的游泳池，讓我驚訝的是浴池的池底呈一邊高一邊低，由高逐漸向低延伸，放上水後，自然分出深水區、淺水區，深水區下竟然設有石階石櫺，淺水區中設有平躺搓澡用的平台，這真是二千年前的公共浴池？

在當年羅馬帝國卡卡拉公共浴場內，還殘存着馬賽克鑲拼地磚的殘片，從所剩下的馬賽克殘片看，其大小相同而顏色卻不同，可以推測，當年這座公共浴場的地不是由馬賽克鑲拼而成，很可能還是拼圖鋪建的，足見這座能夠容納數百人的浴場是多麼豪華。浴池周邊殘存的柱礎直徑竟然有一米五，當年這座公共浴場很可能是一座經典的羅馬建築。它們飽經

歲月滄桑，當年的雄偉壯觀依舊。二千八百多年前古羅馬時代的公共浴池讓我激動不已，幾乎按捺不住，用手輕輕撫摸那些殘牆斷壁，凝視那些浴池池壁上古怪的文字和「符咒」，你看見的是歷史，你撫摸的是歲月，你感嘆的是曾經。

（上）



▲布特林特古劇院遺址。資料圖片



閒話煙雨
白頭翁